

第九九四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05 年 9 月 1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20 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夸德罗斯先生（秘鲁）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994 次全体会议开始。

本次会议召开之前，发生了两个重大情况，它们造成了国际社会中的两个国家数十人、数百人的死亡和成千上万其他的受害者。我首先指的是卡特里娜飓风在美国特别是新奥尔良和路易斯安娜肆虐，而伊拉克也发生了惨案，导致 900 人死亡。我代表我本人和裁军谈判会议向美国和伊拉克政府以及受害者家属表示哀悼。

我想请裁军谈判会议与我一起为受害者默哀一分钟，并向他们的家属表示关切。

* * *

主席：在本期会议开始之时，我愿首先欢迎我们的同事、荷兰派驻裁军谈判会议的新代表乔安·兰德曼大使。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个人才能和职业经历；同时我们非常赞赏荷兰为开展裁军谈判会议工作所做的不懈的和最新的贡献。欢迎你，兰德曼大使。

同时我想通知代表们，2005 年联合国裁军研究金项目所支助的年轻人列席本届会议。我相信，这些年轻人的参与将促进他们对有关和平与国际安全问题的关注。

根据会议的惯例和传统，由于秘鲁就任主席，我应在继续进行今日的议程之前从主席的角度阐述秘鲁关于我们的工作和即将开展的讨论的观点。

在和平与安全领域内，国际局势依然充满着动荡、挑战和矛盾。有些冲突的热点地区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中东的情况就是如此。尽管仍发生了一些必须予以谴责的暴力行为，以色列政府成功地从加沙地带、包括西岸撤出定居点的坚定决心以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这一过程中所采取的建设性态度，为在“路线图”的框架内恢复和平谈判开辟了明确的可能性。这是一个积极的趋势。

同时，在联合王国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使全世界维护和平与民主的人士再次意识到，单方面冲突仍然是国际和平与安全严重动荡的原因。同样，与监测核扩散的艰难任务有关的问题提醒我们，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关键问题构成当前和平与国际安全的主要挑战。《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结果不可否认地令人沮丧。就连积极的共识性建议也不可能制定出来这一事实，是一个不大妙的信号。这些明显是消极的趋势、事件和因素。

总起来看，发生和正在发生所有这些事件之时，正值联合国开展机构改革进程，并为国家和政府首脑们几周后在纽约的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上作出重大决定做准备，这些决定将包括与裁军、和平、国际安全有关的决定，还可能涉及裁军谈判会议作为谈判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书的唯一多边论坛的近期前景。

我认为，必须从这一总体进程，并联系许多不同的国家——特别是那些最关心核裁军的国家——以其十分独特的措词和方式表述的各种不同的国家安全观，来评价本会议工作的进展。当然，这使得在建立核裁军和国际安全共识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甚至在区域集团内部也不例外。我认为这并非偶然，也不完全因为缺乏政治意愿或本会议采用的方法和程序存在着限制。还必须承认，基本利益各有不同。如果我们发现自己仍然处于一个过渡性的国际制度之中，特别是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具体方面，也并不令人惊讶。

因此，过去九年来裁军谈判会议一直一事无成，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如果我们不设法在今后 18 个月中化解分歧，就无法制订出工作计划，则多边裁军谈判将失去整整十年。但这一假设不应当使我们错以为重振本会议并恢复其谈判能力的机会已经耗尽。

1999 年 1 月 26 日，科菲·安南秘书长曾来到本会议厅。他在讲话中对裁军谈判会议在使世界免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威胁方面所作的贡献作了中肯而又意义重大的评价：1992 年谈判签署了《化学武器公约》，1996 年谈判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秘书长当时问道本会议经过 20 年的工作缔结了这两项范围如此广泛和重要性如此之大的多边条约，怎么能够被某些批评者从另一角度视为——我援引秘书长的话——“欠收”呢？他的回答是一个加重语气的“不能够”。他指出，多边裁军谈判是复杂的、困难的、需要长时间来酝酿。秘书长当时特别强调，总是有一个“预谈”阶段在这一阶段达成某些共同谅解，同意存在着一个安全问题，而且该问题涉及若干方面，并与各国都有关系，必须以多边方式处理。这个过程可能艰难而又耗费时间，但没有这个过程就无法保证最终结果的普遍性和有效性。

因此，秘书长 1999 年在本会议厅所讲的这段话肯定是指也许可称为就谈判的条件进行的谈判的这回事。这正是裁军谈判会议过去 9 年来所从事的。一事无成将会更糟。我认为，虽然这个就谈判的条件进行谈判的阶段太长了，有时令人感

到沮丧，但我们从中得到的教训肯定不能是我们应当放弃这一进程，例如设法让本会议休会。不——即使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各国政府在建立裁军谈判会议时所作的承诺也不能够被解释为要放弃本会议的任务，而是要采取一种批判的和反思的态度，以加倍努力打开僵局，在我们可称为建设性和负责的现实主义的折衷方案的基础上制定出工作计划。

在本届会议期间，出现了某些孤立的并且可能不大引人注目的动向，但这些动向仍然极为重要和具有积极性。首先，本会议多年来从未如今年这样有这么多外交部长与会。其次，一些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集团在最高级会议上关切地提到了裁军谈判会议。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在几周后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首脑会议的议程上以及在整个联合国改革进程中，裁军谈判会议也是一个议题。

但是，有一些事情更为重要，它们关系到本会议的活力。首先是克里斯·桑德斯大使提出的“启发思考”的文件，这项倡议中提出了令人感兴趣的程序性和实质性建议，目的在于打开目前的僵局。还有挪威大使韦格·斯特罗曼的倡议。根据他的倡议，就四个优先议题分别召开了四次正式会议，这些议题是核裁军、裂变材料、消极安全保证和外空军备竞赛。本主席认为，这两个倡议能够打破僵局，让本会议得以继续讨论一些解决方案和议题，从而有可能更加明确地了解不同国家的主张和立场，探讨是否可能存在对话和谈判的余地，以期缩小分歧。然而，本着我所提到的建设性现实主义的态度，我们不能否认，尽管“启发思考”的文件确有其价值，它最终并未促成共识。

因此，从谈判中学到的理性和智慧告诉我们、启示我们，该文件包含了一些实质性要素，如五位大使提出的文件那样，但要有可能达成一致，除了需要保留和汇集这些文件中的实质性要点，还必须提出新的内容，以调和各方的立场和促进共识。

在秘鲁担任主席期间，除了起草和通过本会议的报告并向联合国大会提交该报告以外，我打算继续进行非正式磋商，以便有可能提出一项继续寻求共识的文件。为此目的，秘鲁打算与波兰大使兹齐斯瓦夫·拉帕茨基密切合作，他将从1月起担任主席。目前，本会议的信誉难以确立，在主席推动达成共识的基本理念和方法上，绝对有必要保持更大程度的一贯性。因此，我认为，与下一任主席密切合作，将从制度上有助于实现连续性。同时，我们赞成与本届会议的历任主席密

切协商，这样做不仅更有助于接下去与本会议所有成员进行协商，而且更有可能拟订出可促成共识的案文来。

我将说一些可能是累赘的话，但有时候这样做可以促使人们注意到那些虽然很明显但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被忽视的事物。裁军谈判会议是一个谈判机构，是联合国系统中唯一具有谈判裁军条约职权的机构。因此我相信，在我们的讨论和工作中，有必要以最好的方式贯彻谈判的原则和规范。如果不能产生各方能够共同接受的最低妥协，就没有可能打破僵局。特别是，我们必须铭记，在正当地坚持裁军方面的国家外交政策之外，甚至是就本会议议程上的项目而言，还存在着一个将大家聚合到一起的更大利益，这个利益涉及到联合国存在的理由，而且只能通过多边渠道而实现。也就是说，各国的国家外交政策行动会因为多边协定而大为受益，所有国家都会因国际协定而作出承诺和承担义务。

我想起数年前我在本会议记录中读到的一句话。这是美国当时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事务的代理副国务卿约翰·霍勒姆先生的话。在本会议第 809 次全会上，霍勒姆先生说，为了缔结裁军协议，“如任何谈判一样，我们必须实事求是，着眼于所能实现的目标”。

在担任主席期间，秘鲁将致力于磋商，秘鲁的基本信念是，所有与会国肯定会本着建设性和负责任的现实主义态度力求达成协议。为此，我们必须利用所有能够利用的手段，包括必要时比如在明年召开一次外交部长级的裁军谈判会议。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具有基本的重要性。重新确认政治意愿也具有基本的重要性。让我们吸取经验，就这一前景而努力。这不但关系到能否制定出工作计划，而且最终关系到裁军谈判会议将来在联合国改革的框架中能否具有活力，能否作为在事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裁军关键领域中谈判条约的唯一现有论坛而重新振作并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这些是我就任本会议主席时想提出供你们考虑的的意见。

在发言者名单上有几位同事。我首先请意大利代表发言。

特雷扎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我首先和你一起向我们的伊拉克同事和美国同事表达对巴格达艾姆马大桥惨案和卡特里娜飓风所造成的受害者和灾难的哀悼。

(特雷扎先生，意大利)

我也欢迎裁军研究员列席本会议，并希望他们的学习活动收获丰富。我还欢迎荷兰的兰德曼大使。

主席先生，这是你同时作为秘鲁的新任常驻代表和会议主席而第一次出席裁军谈判会议，我愿意以加倍的热情来欢迎你。两年前，我也在抵达日内瓦的第一天就担负起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职责，经历与你相同。我祝你成功。你的事业成就令人印象深刻，直到最近一直担任秘鲁的外交部长，这为贵国、为主席一职和为裁军谈判会议本身添加了光彩和权威。我还要表示赞赏你令人鼓舞的就职声明，并且谈一谈我的一些同感。

每年这个时候要完成的工作之一就是起草裁军谈判会议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这不应当是一个例行公事。向联合国大会这个设立裁军谈判会议的机构准确地报告今年所完成的工作，是一件重要的事。

这是“空白”的一年吗？如果我们从一个主要任务是在裁军、军控和不扩散领域谈判协定的机构切实开展了多少谈判的角度来衡量成就，回答将是肯定的。如果从是否就能就工作计划达成折衷办法的角度来衡量成就，回答也将是肯定的。

但是我们必须更细致一些，根据目前的国际局势来审视裁军谈判会议的进展。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并非只有本会议。5月的《不扩散条约》会议也难以达成实质性共识，而那只是一项现有条约的例行审查会议而已。我们不应感到太泄气，因为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更为雄心勃勃，我们的目标是在直接关系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领域制定新的而且可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鉴于当今各方在裁军和不扩散领域有不同的重点，达不成折衷，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惊讶。在这方面，主席先生，我想引用你今年3月15日作为贵国外交部长而在裁军谈判会议上所讲的一段话。

“我们正处于一个不太确定的环境中，动荡压倒了和平，新的威胁正在发出挑战，检验各国政府是否能提出创见和表现出政治决心，以防止裁军谈判会议陷于分崩离析。”

应当向大会说明裁军谈判会议在目前阶段取得进展的实际困难，但并非将这些困难作为理由，而是将它们作为我们准备共同迎接并将决心克服的挑战。我们也应当表明，这些困难并非本会议所特有，而是反映了更广泛的一般局势。

(特雷扎先生，意大利)

我们还建议在报告中提出我们在讨论中所普遍表达的一个观点，即解决问题之道在于是否具有政治意愿，因而应当在政治层面上处理。如同去年一样，我们应当欢迎部长一级官员在裁军谈判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今年关于裁军谈判会议的高级别声明。高官的出席和这些声明反映了对本会议工作的关注和支持。它们比去年还多，而且具有很大影响。

我们最好也能够报告，今年做出了新的重大努力，以寻求就工作计划达成谅解。这些努力旨在进一步“梳理出”本会议将谈判或处理的问题。意大利认为，这些努力旨在更密切和更现实地反映裁军和不扩散领域目前的国际局势。

我们还希望报告能够强调，本会议就议程上的“核心议题”进行了有许多代表团积极参与的、建设性的和激烈的专题辩论。我们相信，这些正式的专题会议向我们提供了各成员国的最新立场。大家都知道，我们随时愿意以更适于其它成员国的形式来继续这一辩论。我们要借此机会感谢秘书处及时提供非常有用的这些辩论的记录。

我们也希望在报告中说，今年的历任主席都尽其所能地要振兴本会议。这些努力在他们结束主席的任期后也应当保持下去。我在过去已经说过，主席的任期太短。因此，我们赞成加强主席的作用，特别是在没有设立附属机构的情况下。

最后，我们认为本会议不能在真空中工作，不能与关系到当前国际安全环境的问题和发展脱节。如你今天所做的，主席先生，应当让各代表团自由地提出这些问题。报告也应当重申这一观点。

主席：非常感谢你的发言。我相信你的关于在提交大会的报告中纳入我们工作的实质内容的建议将成为积极的话题，受到本会议的强烈关注。

我请荷兰代表兰德曼大使发言。

兰德曼先生(荷兰)：主席先生，如果我在与会的第一天就做一个实质性的发言，将是很冒昧的，特别是在听取了你今天所作的内容丰富的讲话以及我们的同事卡洛·特雷扎先生刚才所作的发言之后。

请允许我说几句个人的感想。首先，我完全赞成你和特雷扎大使对刚刚发生的悲惨事件所说的慰问之词。我也愿祝你作为这个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机构的新任主

席而一切顺利。这个机构有着丰富的历史，我们相信它也会有一个意义丰富的未来。

现在，说一些个人的感想：当我还是学生时，我所就读的位于乌德勒支的大学的一位美国客座教授让我写一篇关于 1902 年在德国和美国之间几乎导致战争的萨摩亚群岛争端的论文。作为主要的资料来源，她向我提到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一组信件：共有七卷，刚刚发表，有许多关于那一问题的有意义的资料。

有些人也许知道，西奥多·罗斯福赢得了诺贝尔奖，因为他与俄国沙皇一起发起了现代欧洲的第一次裁军谈判。是关于海军的。当时认为海军是对和平的最大威胁。

浏览这些信件时，我发现了一封很有趣的信，是他写给朋友卡伯特·洛奇参议员的。他说，他们同意减少相当大的吨位数，所以他对于这些谈判取得成功——其实只是部分成功——感到非常高兴。在那时，吨位数明显是那些船只、那些军舰、炮艇的标准。他说，那个一直拒绝使海军现代化的、不可救药的国会现在无法逃避了，所以我对此是那么高兴。我们现在必须把它全扔到垃圾箱，这是它的适当归宿。至少，我们将有一个灵活的现代海军。

现在，这封信总是在我的脑海里。例如，这就是为何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戴高乐将军不愿意参加裁军谈判的原因之一。我对此有某些理解。当我国政府决定让我参加我国代表团到维也纳谈判欧洲的常规武装力量之时，我也非常怀疑我所做的或将要做的事是否有意义。

好啦，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后来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做了某些有意义的事。我们在维也纳的谈判以两年的创纪录时间达成的协议——比如说——销毁的坦克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毁掉的还多。人们无法想象，这些军事装备若是还在，会落在什么人的手中。我仍然记得我外交生涯中最激动的一个时刻：当 1990 年签署这个条约时，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俄国大使和主要谈判者与美国大使和主要谈判者出席了发布会。俄国大使说，这不仅是一项极有意义和重要的条约协定，也标志着公民社会对军事社会的胜利。

因此，军备控制涉及许多方面。我完全愿意与你们一起怀着共同的愿望和意图来为这个机构赋予新的生命。我保证你们可以得到荷兰政府的全力支持。

(主席)

主席：大使先生，非常感谢你的发言。我认为你已经使我们对本会议能够做什么产生了信心。现在请阿尔及利亚代表贾扎伊里大使发言。

贾扎伊里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我当然首先愿与我的同事和你一起，对伊拉克政府和美国政府表示慰问。我也愿对你就任主席一职表示祝贺。如同我的尊敬的意大利同事所说的，你的确非常适合承担这个职务。

我将对至今为止的辩论表达几点即兴的意见，而非念一篇书面声明。我也愿意一起向尊敬的荷兰大使表示欢迎。从他刚才的发言来看，我们期待着今后经常听取他的意见。

让我首先说，如意大利同事所强调的，主席的任期确实太短。你也提到了在主席的行动上需要更大连续性的问题。你正通过与前任主席和下任主席建立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延长主席任期的问题是值得讨论的，这样做至少可从担当这一职位的非常干练的高级别官员所积累的才智中获益。因此，我赞成将来能够非正式地讨论这一问题。

主席先生，在你的发言中，你按惯例对目前政治局势的积极和消极方面做了一些评论。尽管这并非裁军谈判会议辩论的中心事项，我仍要冒昧地对中东的积极情况略做评论。我基本上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对局势的分析很可能不完全像你那样。我们所希望的是，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出——我要强调——只是落实“路线图”的第一步。如果确实如此，这就是一个好消息。如果不是的话，结果会如何，就大有问题了。特别是，过去一年中迁入西岸的定居者比从加沙迁出的定居者要多得多。你在发言中也提到了巴勒斯坦当局的积极态度，“尽管仍发生了一些暴力行为”。我想强调，最近双方都有一些暴力行为，因此不能归咎于一方。仅在数周前就发生了一些具体事件，大家记忆犹新。

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是，你强调裁军谈判会议的问题并不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我在一个正为大会起草的报告中看到，正是由于工作程序的方法问题，我们才在裁军问题上陷于僵局，也未能在《不扩散条约》上取得进展。这不是一个程序性问题。如你所正确指出的，这是一个实质性问题。

因此我认为，如你与意大利大使刚才提到的，很有必要在某一阶段集中精力讨论那些需要处理的问题，也许可在一次高级别会议上进行这样的讨论。这是真

(贾扎伊里先生，阿尔及利亚)

的，而我想说，就去年裁军谈判会议的表现来说，杯子是半满的。尽管近年来有一些你所提及的明显政治困难，我认为五位大使的提议——当然，因为阿尔及利亚大使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我有点自吹自擂——以及桑德斯大使的建议、“启发思考”的文件以及以挪威提议的方式组织讨论等等，都是积极的方面。我认为，除了我们必须向大会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事实性报告以外，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也许能够争取把一些高度政治性的关键问题汇合到一起，说不定不用等到你所提到的而且也受到我们欢迎的明年部长级裁军谈判会议的召开。既然各国首脑将在 9 月聚集纽约，难道不可能让他们进行某种全面的谈判？他们将讨论各种问题。他们难道不可能也碰一碰这些问题吗？这是因为当我们寻求解决之道时，折衷方案的范围可能比裁军谈判会议的任务范围更广。这是国家首脑见面时能讨论的事。他们不受裁军谈判会议任务授权的约束。他们能够试试看能否进行一个更广泛的全面谈判。

这些就是我想说的。我非常感谢你令人鼓舞的讲话。

主席：非常感谢你，大使先生。首先，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我重申我赞赏他的意见和想法。以色列代表要求发言。请发言。

莱瓦诺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我也愿意一起对你就任主席之职表示祝贺，并向美国政府和为伊拉克所发生之事表示哀悼。

我本不应当今天上午发言的，但是我的同事在这个纯属专业性质的论坛上谈到了政治，所以我不得不说，我真希望尊敬的阿尔及利亚大使更详细地阐述他的观点而称以色列离开加沙的行动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行动，如全世界的高级领导人所说的那样，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行动。为此，我感谢你在会议开始时所作的评论。

主席：莱瓦诺大使，非常感谢你的发言。请美国代表团发言。

辛金先生(美国)：主席先生，除了欢迎你来到日内瓦和担任主席之外，我仅想衷心地感谢你和其他人对受害者表示同情。我个人认为，你以这样得体的方式开始行使主席职务，令人非常感动。

主席：非常感谢辛金先生。我认为主席所做的只不过是表达全体代表的感情。

名单上的人都发过言了。如果没有人要发言，我们将进行议程上的其它事项。

关于主席要向大会提交的报告，秘书处已经拟订了一个工作日程表，我愿提请会议注意，下周的会议时间表将包括两次全体会议。然而秘书处已经通知我，9月8日星期四是联合国的公定假日，万国宫将关闭。因此我想建议，除非有不同意见，本会议在下周仅应于9月6日星期二举行一次全会。我就这个提议与你们磋商。我明白，大家都同意。因此，就这样决定。

我们有四周时间完成本届会议的工作。这四周将部分用于审议裁军谈判会议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本会议的议事规则第44条规定，报告草案必须在预计通过报告之日的至少两周前提供给本会议所有成员国。在秘书处的协助下，已经开始起草报告草案了。我们将顾及本次会议期间所表达的各种意见。我们准备在9月7日星期三向所有代表团提供报告初稿的所有正式语文本。这样，各代表团将有一周时间研读案文。在9月15日星期四的全会之后，将立即举行一次初步的非正式会议，共同对报告草案进行一读。按照这样的日程安排，我认为我们将能够从容地审议案文，并能够尽可能确切地介绍本届会议的工作情况。

我想通知你们，由于与我直到一周前在本国所担任的外交部长职务有关的原因，我必须在9月离开相当一段时间。为了保证主席职务由最高级别的代表担任并保证以最高的效率行使这一职务，我国政府已经为本届会议临时任命了秘鲁代表团的费利克斯·卡尔德龙大使。他就坐在我的右边。他目前是秘鲁驻南非大使，是秘鲁外交部最出色的裁军事务专家之一。我缺席之时，卡尔德龙大使将行使主席职权。我相信他有能力使我们的工作、谈判和协商顺利进行，不辜负我们大家对本届会议最后阶段的期望。

如果没有人要发言，我将宣布本次会议结束，我要感谢你们的出席，特别是那些发言祝贺秘鲁担任主席的代表团。我感谢他们和各位。现在散会。

上午 11 时 20 分散会。

-- -- -- -- --